

良渚博物院坐落在浙江杭州余杭 区美丽洲公园内,是全面展示良渚文化 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也是著名的旅游胜 地。论及良渚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在 琮、璧、玉钺等精美玉器之外,看似不起 眼的炭化稻谷无可争议位列其中。

在博物院第一展厅,一盘炭化稻谷 和现代稻谷并列展示。黑白分明间,跨 越了5000年时光。小小一颗稻谷串联 起欧亚大陆最初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它 是稻米之路的起点,也是稻米之路上第 一缕文明之光。

炭化稻谷与良渚 城粮仓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以良渚古城遗 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欧亚大陆 范围内唯一以单一作物(粳稻)经济为 主要农业生产内容的史前文明。因此, 一颗稻谷的故事需从良渚文明的兴起 开始讲起。

早在距今1万年前后,浙江中西部 的金衢盆地就已出现东亚最早的定居 村落,考古学家以最初发现的上山遗址 命名,称这些万年前人类留下的物质文 化为"上山文化"。在上山文化中晚期 的一些遗址中,水稻的驯化已经达到很 高程度。此后,历经跨湖桥文化、马家 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最终 发展至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300-4500 年),水稻都是长江下游地区唯一的农 作物,于是稻作农业成为长江下游文明 产生的核心基础。

莫角山位于良渚古城遗址正中心, 这是一处人工营建的土台。考古学者 在莫角山东坡进行小规模发掘时,发现 一层厚厚的炭化稻。这片稻谷废弃层 面积达600-700平方米,厚约40厘 米。学者们推测,这里原本是一处大规 模粮仓,后经两次失火被废弃。

随后,考古学者又在莫角山土台南 侧发现良渚古城专属"仓储区"——池 中寺。在这里,学者们发现了体量巨大 的炭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堆 积厚度0.2-1.2米不等,推测这一废弃 稻谷储藏量可达36万余斤。地如其名, 池中寺只有北侧与莫角山宫殿区相连, 另三面皆环水,易于防火且便于运输。

良渚古城与史前 稻作文明

炭化稻谷和粮仓只是良渚文明的 冰山一角。作为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 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整体 的布局结构和宏大规模,才是这个文明 的集中体现。

城址中心的宫殿区主要指前文提 到的莫角山土台。莫角山整体呈长方 形覆斗状,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是目 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使用年代为 距今5100-4800年之间。莫角山土台 上分布有三个独立的宫殿台基,分别为 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台基之 间有沙土混合分层夯筑的广场和其他 房址。整个宫殿区内,目前发现有35座 建筑基址,面积为200-900平方米,朝



米之路谱写出"何以中国"的最初篇章。

乃至甘肃东部地区就已陆续出现稻作

遗存。这些稻作因素的北传及粟黍南

传,促使中国大范围内形成稻粟混

作的农业形态。尽管不同区域

因气候环境条件不同

稻粟的比例差异很

大,但因地制宜的

混合种植模式成为

中国传统谷物

农业持续发

展的坚实土

壤,也为中

国历史核心

奠定了基础。

区形成"五谷

丰登"的农业模式

距今4500年左

口增长,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各

地区均形成了复杂社会和区域文

明,中国进入了古国时代(特指中华文

明起源加速阶段中距今5800-3800年

前后的时期)。同时,稻作农业向古国

之外的区域持续传播发展,使长江上

游、东南沿海、岭南地区、云贵高原都逐

步成为新兴的山地稻作农业区。一方

面,农业化扩展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

格局和地理版图:另一方面,这些区域

逐步发展出各有特点的山地梯田式稻

作农业,也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中下游粒

食传统的饮食文化,米粉、糍粑就来自

融合互动成为龙山时期的特征,接续发

展兴起的二里头文化是早期中国走向

一体化的时间坐标。水稻进一步成为

体现社会等级差异的作物,在二里头遗

距今4000年前后,日趋加强的区域

这些农业化进程中的山川民族。

右,随着农业发展和人

在距今6000-5000年,中原、关中

向基本为正南北,排列有序。

如果说莫角山宫殿区体现了社会 权力的集中,那么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 则体现出规模庞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 高超的规划水平。外围水利系统位于 良渚古城西北侧,包括6条"高坝"、4条 "低坝"和山前长堤,兼具防洪蓄水、运 输、灌溉及调节水系等功能,建筑年代 大约与莫角山宫殿区同时。

在技术上与规模上,良渚文化时期 的水稻种植都颇为成熟。比如临平茅 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晚期水田,距今约 4500年,南北两头均有排水和灌溉所用 的沟渠,每个单独的田块面积在1000-2000平方米。同时,良渚古城遗址中发 现的多处水稻存储设施和地点,也证明 良渚文化稻作经济从资源管理角度讲, 已经存在相对集中的管理分配机制。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 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 "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 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 区域性国家"。正是良渚文化中水稻种 植规模和技术所达到的成就,给予这个 稻作农业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与支撑

稻作农业发展与 "何以中国"

水稻在长江中下游完成了驯化,并 伴随人群交流、文化交融进入周边地 区,这一过程促成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 的形成和区域文明的发展。可以说,稻

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基础之一,稻米之 路为我们讲述了"何以中国"的千年 历程。

稻作传播与文化融合

从最初向黄河流域的传播,到塑造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传播是塑造世 界文化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农业背 后,是物种、技术、观念的传播与交流, 更是人群、语言、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不同地区和时代发现的炭化稻谷,为我 们串联起人群与文化的世界之旅。

向东北亚和中南半岛传播的水稻, 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非东亚物 种传播的领跑者。粟黍农业先于稻作。

尽管如此,稻作的东传和南传促进 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化进 程。最重要的是,稻作从此生根发芽, 为地区民众奠定了共同的饮食文化

> 稻作农业传播也是南 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的 主要表现之一。考古 学者曾经提出过著名 的农人一语言扩 散理论,认为这 一语族的形成 是在稻作农 业和家畜饲养 基础上,由农业族

群扩散传播的结

果。尽管新的考古学

和遗传学研究在不断 补充和修正这一观点,但 不可否认,稻作遗存的出现和东 南亚岛屿的新石器化进程具有同步 性。因此,稻的传播是南岛语族扩散形 成中的标志性特征,稻米之路也是整合 太平洋岛屿考古、语言学和遗传学研究

自万年前古人选择了河岸边的这 株植物开始,从驯化到发展传播,从定 居到文化融合,稻谷的旅程是早期文明 起源的基础,是"何以中国"的索引,亦 是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见证。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

图①:茅山遗址良渚文化水田示

图②:良渚古城遗址莫角山东坡浮

选的炭化稻谷

以上图片均为秦岭提供

记录现代生活的 印象派艺术

150年前,一场名为"无名画家、雕 塑家、版画家协会展"的展览在法国巴 黎举办,这是印象派的首次展览,标志 着它的诞生。为纪念这一改变美术史 的时刻,今年3月26日至7月14日,法 国奥赛博物馆与美国国家美术馆联合 举办了特展"巴黎 1874:制造印象主 义",汇集了约130幅印象派画作,包括 1874年印象派首展中的很多珍品,并 将于9月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

印象派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它是 西方现代艺术的开端,更在于此前的 艺术发展历程中,从未有哪个流派像 印象派这样贴近自然、社会和大众生 活。正如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 所言:"令人惊讶的是,在早期印象派 画作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毫不拘 泥、自然率真的日常社交生活方式, 看到那么多早餐、郊游、散步、划船旅 行、节日或假期旅游场面。"19世纪下 半叶,欧洲正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 型,社会的各个领域、城市的每个角 落、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成就 了印象派,也成为其绘画的内核。

科学之泉浇灌 艺术之花

近代科学全面繁荣的19世纪, 被称为"科学的世纪"。1839年,法 国人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1861 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发明彩色 摄影,摄影技术日趋成熟。到印象派 活跃的19世纪下半叶,摄影已经走 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摄影对传统艺 术的冲击超乎想象,西方艺术传承自 古希腊的"真实地模仿、再现和记录" 的功能和价值被照相机取代,印象派 画家们面对逼真的照片,不得不思 考:自画像该怎么画才有独特的艺术 价值?于是绘画从此摆脱了"模仿、 再现"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的艺术 世界。正如塞尚对现代艺术的总结: "艺术是一种与自然相平行的和谐 体。"这种创新正始于印象派。

在"科学的世纪"中,欧洲迎来一 场光学论战,以英国物理学家托马 斯·杨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用"光的波 动说"推翻了牛顿的"光的粒子说"。 这一发现对绘画产生的影响简言之 就是物体呈现出的色彩并不是绝对 的,而是与环境光密不可分。

在这一科学理论的启发下,印象 派画家们对光与色闪烁斑斓的效果 十分着迷。他们开始重视对自然光 的表现,强调户外作画,描绘阳光下 用短促的笔触捕捉瞬间的视觉感受, 追求光线与色彩瞬息万变的效果,并 对物体细节不做过多刻画和修饰,物 象的轮廓因而模糊且不确定,令画面 色彩绚丽缤纷,极具梦幻情调。

来自东方的艺术灵感

19世纪,欧洲流行"东方热",中 国的瓷器与丝织品、印度和阿拉伯的 服饰等充满异域风情的工艺品满足 了欧洲人对遥远国度的神秘想象。 其中,日本浮世绘版画对印象派发展 影响深远。

19世纪中叶,被用作出口茶叶和 瓷器包装纸的浮世绘版画作品引起法 国艺术界的广泛兴趣。1867年,巴黎 世博会举办了欧洲第一个日本版画展 览,此后日本浮世绘作品大量出现在欧 洲的艺术市场。这些色彩艳丽、构图新 奇、题材多样的作品深深吸引了印象派 画家,例如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甚

至后印象主义画派的高更和梵高等都 喜爱并收藏浮世绘。由此,印象派画 作常以浮世绘为背景,或直接模仿,或 融入个人风格,甚至可以说,印象派绘 画的平面性、装饰性和世俗性某种程 度上均得益于浮世绘艺术。

莫奈十分喜爱浮世绘版画。在他 的庄园里有一座日本桥,灵感源于歌 川广重《名所江户百景》中的"目黑太 鼓桥"。在他创作的《阳光下的杨树》 和《睡莲和日本桥》中,从平面化的画 面、装饰性的色彩和不完整的构图来 看,明显受到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 景》系列中的《东海道程谷》及《深川万 年桥下》两幅作品的影响。此外,通过 浮世绘艺术,莫奈学会了"连作"的画 法,即围绕一个主题创作一系列作品, 如《鲁昂大教堂》和《干草垛》系列。

"改写美术史的天才再也不会出 现,美的历史已经完成——这便是巴 特农神庙的希腊大理石雕刻,是富士 山脚下的葛饰北斋以鸟类为饰的折 扇。"从美国印象派画家惠斯勒的评 价中,不难看出东方美学对西方艺术 发展的重要影响。

现代巴黎成就 印象派的"现代性"

1853年,拿破仑三世提出将巴黎 打造成"世界之都"的宏伟计划,并开 始为期17年的"奥斯曼城市改造计 划"。巴黎旧貌换新颜,成为当时欧 洲最大的现代化都市。新建的奥斯 曼式建筑矗立在宽敞的大道两侧,布 满城市各个角落的咖啡馆、饭店、公 园、歌剧院和音乐厅吸引人们走出家 门,更多的公共空间大大活跃了人们 的社交生活;鳞次栉比的商店、办公 楼让人领略到巴黎的现代性,呈现出 一个商业化、视觉化的"景观社会"。

印象派画家就生活在这样的巴 黎,他们像城市观光客一样观察、描 绘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现代 化城市改变了画家们的视角,林荫大 道、公园、咖啡馆、歌剧院,以及熙熙 攘攘的巴黎人,或谈笑风生,或步履 不停,生活百态成为印象派喜爱的主 题。加之印象派绘画追求转瞬即逝 的光色变化,画面因而给人一种随意 的、未完成的感觉,这种瞬间的、碎片 化的叙事方式真实反映出当时巴黎 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莫奈创作于 1873—1874年的 《通往卡普辛的林荫大道》,展现了从 好友纳达尔位于卡普辛大道35号的 摄影工作室阳台上以俯视角度看到 的巴黎。冬日的巴黎寒冷潮湿,整个 画面雾气迷蒙,呈蓝灰色调,卡普辛 大道上的建筑、树木和车辆都透着清 冷之气。画家短促、灵动的笔触使原 本阴郁的画面生机盎然,树木在寒风 中摇曳生姿,大街上人头攒动、喧嚣 熙攘。画面右下角,小商贩售卖的气 球飘在空中,这几笔粉红色点可谓 "画龙点睛",在灰冷的色调中形成冷 暖对比,增添了活力。

150年前,印象派的首次展览就 是在卡普辛大道35号举行的。纳达 尔的摄影工作室占据了35号的三楼 和四楼,开阔的落地窗为摄影及随后 的艺术展览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光 线。窗外,林荫大道的华丽环境与新 建筑大多建成于1870年之后。现代 化的巴黎成就了印象派,也让今天的 人们从他们的画作中感受到150年 前那个崭新的巴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图为《通往卡普辛的林荫大道》 马躏非供图

触摸印加古老智慧

宋亦然

库斯科,印加帝国的首都,一颗被巍 峨的安第斯山和蜿蜒的乌鲁班巴河庄严 守护的璀璨宝石。这里壮丽的自然景 观、淳朴的民间风俗和神秘的印加文化 遗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行走于马丘比丘的宏伟遗迹,触摸 和感受到的不仅是数百年前发达的古代 文明,还有蕴藏在一砖一石中古老深刻 的智慧,以及印加人发达的科学技术、社 会组织、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霜,遭受过多次 地质灾害的考验,时至今日,大量印加帝 国的建筑遗迹仍然状态良好:一座座由 巨石建造而成的神庙、民居、梯田、谷仓, 迎着高原热烈的阳光,傲然屹立在安第 斯山强劲的风中。让人讶异的是,这些 用于建筑的石块经过了精心的切割打 磨,其间没有使用任何灰浆等黏合物质, 完全通过细致拼接层层垒就。

今天,即使有工程机械和建筑技术 支持,在高原地区,尤其是地势起伏的山 地构筑房屋对人们来说依然是不小的挑 战,这不由让人对完全依靠人力构筑起 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的印加人 肃然起敬。炫目的阳光一如往日,照耀 着一块块巨石,在建筑遗迹反射的光线 中,印加工匠辛勤劳作的画面仿佛浮现 眼前。当山风呼啸着穿过那些精巧对称 的窗格,工具与巨石碰撞的声音、工匠们 相互交流的声音也仿佛又一次回荡在山

印加人的古老智慧不仅体现在建筑 学上。作为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马铃 薯,并较早开始种植玉米、藜麦等多种作 物的古代文明,印加人不仅培育出多个 马铃薯品种,还发展了先进的梯田农业 和复杂的灌溉系统,并利用特殊地形开 展了多种农业实验。

位于库斯科的莫里遗迹被认为是印 加人开展育种、种植、土壤改良等活动的 "实验室"。莫里遗迹最著名的特征是同 心圆梯田系统。这些梯田由石墙支撑,

从下至上逐渐缩小,每个梯田的温度、湿 度和土壤条件都有所不同,最底层与最 上层之间的温差甚至可达15摄氏度,这 使印加人能够在相对小的区域内种植多 种不同作物,并研究它们在不同气候条 件下的生长表现。

此外,印加人还在莫里梯田中设计 了复杂的灌溉系统。水渠和引水系统从 高处的水源将水引到梯田中,通过重力 自然流向各个层级。这不仅实现了对农 作物的高效灌溉,还减少了水资源浪 费。今天,透过层层叠叠的同心圆梯田, 人们依然能从中窥见印加农业文明的辉 煌历史,汲取灵感和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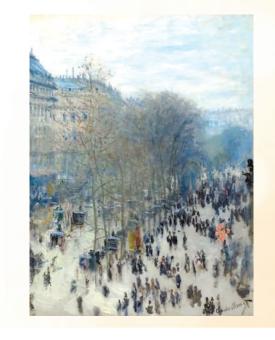
除了发达的建筑工艺和先进的农业 技术,当人们深入探索不同印加遗迹时, 一定会被其中人与自然紧密依存、和谐 共处的朴素理念触动。

马丘比丘、奥扬泰坦博、萨克塞华曼这些建筑都充分利用了周围地形和 自然资源,依山而建,材料以当地石材为 主,建筑与周围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在 马丘比丘的太阳神庙,梯形窗户精确对 齐冬至和夏至的日出日落方向,不仅便 于举行宗教仪式,还可以指导农业活 动。印加人的宗教信仰十分强调对自然 的崇拜和敬畏,太阳神因蒂、地母帕查玛 玛等自然神灵在印加帝国的祭祀活动中 占有重要地位,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当地

行走在库斯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融合了太阳神、印加帝国君主帕查库 特克等历史人物,以及玉米、藜麦等标 志性农作物的创意涂鸦;许多当地民居 拥有与太阳神庙"同款"的标志性梯形 窗以及用石块垒就的墙体,印加风格

即便时间已在建筑物表面镌刻上风 霜的印记,无形的理念仍通过一代代印 加人口耳相传,融入当地传统文化和生 活方式的每一寸肌理。时至今日,南半 球冬至日仍是库斯科居民举行太阳节、 庆祝印加新年的日子。人们身着传统盛 装走上街头,用充满仪式感的舞蹈表达 对自然赐予丰收的感恩,以及对万物新 生的期待。

斗转星移,太阳的光芒已不知多少 次穿越马丘比丘太阳神庙的窗格,照耀 过多少印加国王坚毅的面庞。神秘帝国 的往事已化作结绳记事中的个个绳结, 静静等待后人探究。而蕴藏在印加遗迹 中的古老智慧,至今闪烁着耀眼光芒。 今时今日,人类已然充分享有科技高度 发达带来的种种便利,但当我们触摸印 加遗迹的巨石,依稀之间,仍能感受到印





本版责编 王佳可 庄雪雅 王 迪 电子信箱 rmrbgj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

蔡华伟